

<<明智的孩子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明智的孩子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305057878

10位ISBN编号：7305057878

出版时间：2009年5月

出版时间：南京大学出版社

作者：（英）安吉拉·卡特（Angela Carter）

页数：325

译者：严韵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明智的孩子>>

内容概要

母亲是事实，父亲只是流水席。
这是一本女性版的《百年孤独》。
两位歌舞女郎前去参加父亲百岁寿宴，逐步揭开整个家庭三代的疯狂历史，创建了一套缤纷灿烂的母系家庭。

<<明智的孩子>>

作者简介

安吉拉·卡特（Angela Carter，1940-1992：安吉拉·卡特出生于英国伊斯特本（Eastbourne），是英国最具独创性的作家之一，书写风格混杂魔幻写实、歌德式以及女性主义。

卡特著有八部小说：《魔幻玩具铺》（获约翰·勒维林·里斯奖）、《数种知觉》（获毛姆奖）、《英雄与恶徒》、《爱》、《霍夫曼博士的地狱欲望机器》、《新夏娃的激情》、《马戏团之夜》，以及《明智的孩子》。

三本短篇小说集：《染血之室》、《烟火：九个世俗故事》，以及《圣人与陌生人》。

卡特的作品也深受媒体喜爱：短篇小说《与狼为伴》和《魔幻玩具铺》曾拍成电影，《马戏团之夜》和《明智的孩子》改编成舞台剧于伦敦上演，2006年更被喻为是安吉拉·卡特之年，在英伦掀起一阵卡特热潮。

<<明智的孩子>>

章节摘录

问：为什么伦敦像布达佩斯？

答：因为它也是一水之隔的两个城市。

大家早！

我自我介绍一下。

我叫朵拉·欠思。

欢迎来到错误的这一边。

换个方式说。

如果你是美国人，先想想曼哈顿，再想想布鲁克林。

懂我意思了吧？

或者换成巴黎人，差不多就是河左岸、河右岸的问题。

伦敦呢，则有南北之分。

我和我妹诺拉向来住在左手边，观光客鲜少看见的这一边，泰晤士河老爹的私生子这一边。

很久很久以前，大致可以这样区分：有钱人住在绿意宜人的城北，搭乘四通八达的大众运输系统瞎拼精品，来去如风；穷人在要啥缺啥的城南破落市区艰苦度日，得在四面透风的公车站枯等好几个小时，听着处处打老婆、砸玻璃、醉鬼唱歌的声音，周遭又冷又暗又满是炸鱼加薯条的味道。

但你不能指望事情永远保持原状。

这阵子有钱人四处流窜，跳上柴油绅宝车分散到全市各处。

如今这一带的房价高得离谱，简直让人没法儿相信。

这下子可怜的知更鸟该怎么办呢？

去他的知更鸟！

要不是阿嬷留下这栋屋子，连我们恐怕都没地方容身。

莎翁路四十九号，布理斯顿区，伦敦，邮递区号Sw2。

天佑此屋。

要是没这屋，诺拉和我就得流落街头，拖着几个塑胶袋的家当走来走去，抱着酒瓶像没断奶的宝宝寻求安慰，好不容易可以进收容所过夜就兴奋高歌，结果因为妨碍安宁又立刻被赶出来，在街头苟延残喘挨饿受冻，最后孤零零挂掉，像破布一样被风吹走。

七十五岁的老姑娘生日当天想这个，可真够呛的是吧？

没错！

七十五了。

祝我生日快乐。

整整七十五年前的今天，我就是在这屋的阁楼出生。

比我晚五分钟上台一鞠躬的诺拉此刻正在楼下做早餐，我最亲爱的妹妹。

祝我们生日快乐。

这间是我的房间。

我们向来尊重彼此的隐私，不共用东西。

不折不扣的同卵双胞胎没错，但可不是连体婴。

不好意思，房里不怎么干净，到这把年纪时间太宝贵，不能再整天洗洗刷刷擦擦抹抹，不过你仔细看看梳妆台镜子上那些签名照片——艾佛、诺埃、弗雷与阿黛拉、杰克、琴姐、弗雷与琴姐、安娜、洁西、宋妮、比妮，全是多年前共事过的朋友。

你看最新的那张：高个儿苗条女孩，黑卷发，大眼睛，没穿内裤，写着“你们最亲爱的蒂芬妮”，还画了一大堆×××××。

漂亮吧？

她是我们心爱的干女儿。

我们试过劝她别进演艺圈，但她不肯听。

“你们做得了的事我也做得了。”

<<明智的孩子>>

”是哦，“演艺圈”；没有比咱们小蒂蒂更俏的女孩了，但她能露的全都已经露光。

我们做过什么？

一言以蔽之，我们以前是歌舞女郎。

现在腿还是能抬得比一般的狗高，如果有需要的话。

来呀，来呀……一只猫咪走过来了，它刚出衣柜，正伸着懒腰打呵欠。

它闻到培根香味啦。

我枕头上还睡了一只，白底橘纹。

另外几十只自由来去。

这屋子有点猫味，但更多的是老迈歌舞女郎的味道——冷霜、蜜粉、防汗腋垫、陈年烟味、凉掉的茶

。

“过来给我抱抱，猫咪。

”人总得有个东西抱。

猫咪要吃早餐了吗？

等会儿，猫咪，咱们先朝窗外看看。

冷冽、明亮、刮着风的初春天气，就像我们出生那天，齐柏林飞船掉下来的那天。

美丽的蓝天，本身就是份生日礼物。

好多年前我认识过一个男孩，眼睛就是这颜色。

他身上没半根毛，光裸得像朵玫瑰，因为还太年轻。

一双天蓝的眼。

这窗子视野很好，可以看出好几里，一眼瞧见河对岸。

那是西敏寺，看到没？

今天飘扬着圣乔治十字旗。

单只乳房似的圣保罗教堂。

眨着金色独眼的大笨钟。

除了它们，这年头没剩下什么熟悉景象。

每个世纪都有这么一段时间，众人伸出手一把抓住亲爱的老伦敦，将它拆毁拉倒，然后义重新建起，就像童谣里的伦敦大桥，再见，哈喽，但新建的就是新的，跟以前再也不一样，连那些火车站都变成阿拉伯露天市集，让人认不出来了。

滑铁卢。

维多利亚。

再也喝不到一杯像样的茶，他们只给你鸡尾酒，脏兮兮的卡布其诺。

到处都是卖丝袜、卖内裤的店。

我跟诺拉说过：“你记不记得《相见恨短》害我哭得稀里哗啦？

要是换到现在，男女主角在车站里根本没地方相遇，只有天杀的内裤店。

他们的手得在英国国旗图案的四角裤底下害羞地相碰。

”“算了吧，你这多愁善感的老太婆。

”诺拉说。

“大战期间你唯一有过的相见恨短，就是跟个美国佬在利物浦街车站的公厕后面来了一下。

”“我只是为大战尽一己之力嘛。

”我镇静回答，但她没听我说，自顾自咯咯笑起来。

“唉，阿朵，内衣用品店叫这名字还真配——相见恨短哪。

”她笑弯了腰。

有时候我想，只要够努力张望，就能看见过去。

风又刮起来了。

哗啦。

字纸篓翻倒，垃圾散了一地……猫食空罐、早餐玉米片包装袋、绽线的紧身裤袜、茶叶……目前我正在撰写回忆录，研究家族历史——你看这儿有文字处理机、档案柜、索引卡片，右手的、左手的，

<<明智的孩子>>

右边的、左边的，每个人的丑事。

好一阵大风！

咻咻咻猛吹过整条街，这里风吹得一切七颠八倒。

七十五岁了，今天，一个有风有阳光的七颠八倒日子。

这种风会吹进你血管，让你野性大发。

野性大发！

我突然打了个小小寒噤，因为我知道，打从老骨头里知道，今天会有事发生。

某件刺激的事。

管它是好是坏，只要有事发生，提醒我们还活在人世就行了。

我们拥有全伦敦唯一一座阉伶老爷钟。

老爷钟放在前门厅，钟面上嵌块小牌注明它1864年制造于印文尼斯；据我所知，这是座独一无二、货真价实的苏格兰高地式老爷钟，还曾在1851年的博览会展出。

它的高地风格，在于钟顶上有一对完整的大鹿角。

有时候如果戴帽子出门，我们会把它当帽架，现在我们很少戴帽，但偶尔碰上下雨还是会戴。

这座钟对我和诺拉很有纪念价值——来自我们父亲，是他唯一送过我们的东西，而且还是出于意外。

高大、粗勇又生角的桃花心木，报时声却是滑稽的假音叮咚，而且永远不准，永远少敲一下。

我们一直没空找人来修。

老实说，这钟让我们发笑，一直都是。

阿嬷没修它之前这钟倒还好，她只不过敲它一下，里面的重锤就掉了。

她对勇士向来都有这效果。

但是，在这刮风的生日早晨，我经过老爷钟，闻到培根香馋疯的众猫在前面上蹿下跳，这时钟敲响了。

敲呀敲，响呀响，这次竟然敲对了，一声不多一声不少——八点整！

“阿诺！”

阿诺！

有事要发生了！

门厅的老爷居然破天荒报对了时间！

“不只如此哦。”

诺拉以满意的语调说，递来一个背面印有家徽的厚厚白信封。

“我们的请帖终于来了。”

她动手倒茶，“轮椅”又是嘶嘶喘气又是结结巴巴，我抽出那张我们原先以为永远不会寄来的硬邦邦白卡片。

敬邀 朵拉·欠思小姐暨莉欧诺拉·欠思小姐 莅临 素有“千面演员”美誉之 梅齐尔·罕择爵士 百岁寿诞宴会 “轮椅”嘶嘶喘气、结结巴巴，终于气翻了，尖声叽呱得快要爆炸，但诺拉安慰她：“别紧张，宝贝儿，我们不会丢下你！”

没错，灰姑娘，你也该去参加舞会，尽管帖子上没你的名字。

就挑今天把所有见不得人的秘密全抖出来吧！

天知道，过了这么多年，我们也该喝点泡泡香槟了！

我眯眼看着“敬请回复”的字样，遥望摄政公园区那栋豪宅以及罕择夫人，也就是他第三任亦即现任配偶。

咱们这儿的可怜老“轮椅”是第一任，请柬上却没提身为前妻的她，所以她气成这样。

至于朵拉·欠思小姐暨莉欧诺拉·欠思小姐，亦即区区在下咱们姊妹俩，当然就是梅齐尔·罕择爵士的女儿，只不过，咳咳，不是他任何一任妻子所生。

我们是他的所谓自然女儿，好像只有没结婚的男女做那档事才自然似的。

我们是他的从未正式承认的女儿，出于怪异的巧合与他同一天生日。

“他们没给我们多少时间问回复。”

我抱怨。

<<明智的孩子>>

“宴会不就是今晚了吗？”

“怎么啦，你认为他们不希望我们去？”

“诺拉后面的臼齿掉了两颗，她一大笑你想不看见都很难。

我的牙都还在，除此之外，我俩依旧长得一模一样。

多年前，要分辨我们只能靠香水，她擦“一千零一夜”，我擦“蝴蝶夫人”。

不过呢，我们虽是一模一样的同卵双胞胎，但并不两相对称——人体本来就不对称，两脚一定大小不一，两只耳朵的耳屎量也不同。

诺拉容易拉肚子，我则常便秘；她总是花钱如流水，浪费在男人身上，小可怜，我则试着存点积蓄；她的经血量多得过头，我则少得可怜；她对人生说：“好啊！”

“我则说：“也许……”但我们现在可是同舟共济，只能守着对方，两个疯癫老太婆。

买杯酒请我们，我们就唱支歌儿给你听，如果场合特殊，比方除夕或者酒馆老板添了孙子，甚至还可能抬腿跳个舞。

唱歌跳舞是多开心的事！

……

<<明智的孩子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她是优秀的作家，也是伟大的女性主义者，她的作品未来将持续启发并且娱乐读者。

——《新政治家》 充满创造力且才华洋溢。

——《泰晤士报》 《明智的孩子》是安吉拉·卡特最出色的书。

它理应获得诸多奖项，而最棒的是，世世代代的读者都将喜爱这部作品。

——《泰晤士报》文学副刊 令人目眩神迷……多产又创意十足的安吉拉·卡特攀上写作生涯的巅峰。

——《纽约时报》

<<明智的孩子>>

编辑推荐

安吉拉·卡特，英国最具独创性的作家之一，书写风格混杂魔幻写实、歌德式、女性主义。曾获得切特南文学节奖、詹姆斯·泰特·布雷克纪念等奖项。

安吉拉·卡特于1940年在英国伊斯特本出生。

二十岁结婚，在克罗伊登广告工作，并在布里斯托尔大学英国文学系进修。

1969年离婚，迁居日本两年。

1976至78年，她成为大不列颠艺术协会研究员，在雪菲尔大学开设写作课程，1980至81年则是布朗大学写作计划的客座教授，并曾在美国及澳洲四处旅行、教学，但定居伦敦，于东安格里亚大学任教，作家石黑一雄当时受教于她。

本书是其作秀作品之一，该书还改编成舞台剧于伦敦上演。

<<明智的孩子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